

衣连友 金志隆 著

亂

世

梟
雄



乱 世 泉 雄

下 册

衣 连 友 著
金 志 隆

黄 河 出 版 社

乱世枭雄

衣连友 金志隆 著

黄河出版社

(济南纬二路325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天桥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26.5625印张 56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6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册

ISBN7-80558-097-9

I·13 定价：8.50元

目 录

- 第三十一回 人醉言直袁刘分兵 (403)
口蜜腹剑王肱弄巧
- 第三十二回 私匿玉玺孙坚负义 (417)
巧袭冀州袁绍背盟
- 第三十三回 拦长江孙刘新结怨 (432)
报弟仇公孙再兴兵
- 第三十四回 战盘河二虎争高低 (446)
阻逆议一雄斥郭图
- 第三十五回 杀刘虞公孙牧幽州 (461)
代王肱曹操领东郡
- 第三十六回 津义渡黑山军覆灭 (474)
临淄城张牛角麀兵
- 第三十七回 唐军师奇兵征兖州 (488)
刘刺史轻敌捐身躯
- 第三十八回 以宾代主荀彧逞辩 (501)
拙计巧施曹操赚敌

第三十九回	曹孟德自领兖州牧 边君礼多言遭杀身	(515)
第四十回	夏侯惇阳关亭中计 张牛角泰山麓捐躯	(529)
第四十一回	筑郿坞董太师行乐 含悲愤汉献帝草诏	(544)
第四十二回	情中情吕布迷心性 恶中恶董卓霸儿媳	(558)
第四十三回	蔡中郎哭祭董相国 贾文和说反西凉兵	(571)
第四十四回	多财取祸张闾行凶 报仇雪恨曹操兴师	(586)
第四十五回	张飞燕浴血战赵昱 郭奉孝设计夺羽山	(601)
第四十六回	曹使君兵困徐州府 刘皇叔怒闯虎狼营	(615)
第四十七回	兵犯长安李傕逞威 气贯长虹王允死节	(630)
第四十八回	吕温侯冀州遭疑妒 张太守陈留叙旧情	(646)

- 第四十九回 叛兖州张邈迎吕布
保鄆城荀彧召夏侯 (660)
- 第五十回 夏侯惇夜战吕温侯
程仲德智降臧宣高 (676)
- 第五十一回 深夜劫营孟德败绩
白日归省赛男罹殃 (690)
- 第五十二回 田安邱瑞献门遭戮
许褚典韦救主被创 (704)
- 第五十三回 拒袁绍荀彧持正义
设奇兵郭嘉下濮阳 (718)
- 第五十四回 曹孟德不赦张孟卓
乐文谦力战张文远 (733)
- 第五十五回 郭奉孝疑兵败吕布
王景兴卖卦遇曹操 (749)
- 第五十六回 得玉玺袁术称帝号
讨逆贼王朗建奇功 (765)
- 第五十七回 斗阵法曹操败张勋
叙乡谊樊稠走马腾 (779)
- 第五十八回 一朝天子辱为人质
三百公卿俱成罪囚 (794)

第五十九回 汉天子车驾幸东都 (809)
曹兖州戎衣救急难

第六十回 潜移驾满宠收勇将 (824)
让虚名曹操掌国柄

人醉言直袁刘分兵

第三十一回

口蜜腹剑王肱弄巧

话说讨伐董卓的关东军各镇人马，闻知曹操兵败受伤，几至全军覆没，更是闻虎色变，心胆俱裂，整日只是置酒高会，酣歌曼舞，谁也不提“西进讨贼”四字，把那“并赴国难……齐心戮力”的誓言，已是忘得干干净净了。这一日，正逢“九九”重阳，赏菊佳节，袁绍不知从何处弄来几盆盛开的菊花，不忍独享，就在盟主大堂，设下水陆大宴，遍请各镇诸侯前来赏菊饮酒，兼议军情。冀州刺史韩馥、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河内太守王匡等，俱已应邀前后来，入座寒暄。时长沙太守孙坚，因与吕布遭遇一场，人马折损太多，命大将黄盖去吴郡招募义兵，以复军威。黄盖回到吴郡，集得壮勇万余，现已回至鲁阳。孙坚闻讯甚喜，留部将程普在此守营，亲至鲁阳迎接犒军，至今未归，以故不得到会。曹操荥阳大败，身被箭伤，正在虎牢关上将养，当然也不能到会。袁术坐镇南阳，催发粮草，也未在军前。除此三人外，尚有兖州刺史刘岱，不知何因，至今未到。众人等得不耐烦，催袁绍开宴，袁绍摇头不答。又过了一个时辰，刘岱方大摇大摆，来至衙前，使人通报进去。袁绍闻报，亲自出衙迎接，寒暄已毕，携手入席，这才宣布开宴。一时斛觥交错，笙歌齐鸣，十几个随军舞妓，随着轻柔的音乐，轻舒翠袖，翩翩起舞，倒好一派升平景象。席间，众人

一边欣赏五颜六色的菊花，指点评论，一边扯些闲话：朝中某人如何趋炎附势，认贼做父；某地太守如何贪得无厌，搜刮民财；某地名妓如何色艺双绝，风流多情，等等。对于讨董军事，人人讳莫如深，不敢提及，哪里还会议得什么军情？就是当今天子幼冲之年，被董卓挟迫西迁，至今存亡未卜，有哪个能把他挂在心上？日头西斜，天交酉时，众人俱已带了八分酒意，兖州刺史刘岱，已微有醉色，忽然抚案叹息，说道：“我等为国起兵，讨伐董逆，发誓戮力同心，不意蹉跎至今，竟然一事无成。细思量之，孟德公之言不为无理。唯叹我辈俱无知兵之能，更乏孟德公之胆识气魄！”

袁绍听着，微微一怔，脸上显出尴尬之色，竟是一言未答，端起酒杯，连劝了几声，见众人无动于衷，只得自己一饮而尽。

原来，此次起兵讨卓，州牧、刺史级的大员，只有韩馥、刘岱二人。韩馥祖籍颍川，表字文节，原在朝中为御史中丞，董卓入京之后，方被举荐为冀州刺史，是故与董卓素无恩怨，且其生性懦弱，万事不愿出头。他信奉一句俗语，叫做“出头的椽子先烂”。此次起兵，只是外惧袁绍、曹操的声威，内受从事刘子惠的怂恿，实是出于无奈，哪里是他真心？讨卓之事成与败，与他并无直接关系，事事保持缄默，只是牢牢把自己人马抓在手中，不受折损，便为上策。刘岱则不然。这刘岱祖籍东莱，表字公山，乃东汉名臣刘宠之子。桓帝延熹年间，刘宠曾任会稽太守，除苛政，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征入朝，任大鸿胪之职。刘宠正欲起行入朝，忽有五六个老叟，手中各捧百钱，前来送行，刘宠抚慰道：“父老远来送行，得毋太苦？”

老叟齐声答道：“山谷草民，不知朝仪，但知前时太守，专务苛征，郡吏奉命催迫，日夜不绝，今自使君就任以来，吏不追呼，犬不夜吠，小民何幸，得遇明府？今闻使君超迁，无从挽留，不得已来此送公，明知百钱不足为贶，^①惟思恩公两袖清风，不愿多受，区区奉敬，聊表诚意罢了！”

刘宠听罢，深为感动，温言答道：“刘宠为政，何能尽如父老所言？只是烦扰父老，未便绝情。”

说罢，即从诸老叟手中，各拣选大钱一枚，装入自己囊中，余者并皆却还，然后与老叟拱手告别。似这等清官廉吏，古今罕匹。“刘宠一钱”，至今传为佳话，足令为官做宦者汗颜。这刘岱原在朝廷为侍中，后出为兖州刺史，为政也有乃父之风，一州清平，万民称颂。对于董卓擅权乱国、杀戮无辜、废立天子之种种罪行，更是恨之入骨，早欲为国除奸，只是苦无机会。此次起兵，十八镇诸侯，仅兖州就是四镇，除刘岱外，尚有陈留太守张邈，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皆是天下知名大郡，人马共计不下十万。那泰山太守应劭、济阴太守鲍洪等，也欲带兵前来，适值境内有乱，不敢轻动，知会刘岱，缓急之时，随调随到。人说财大气粗，其实并不尽然。在那乱世之年，富甲天下，一夜之间即能变得一文不名，沦为乞丐，因此财大并不一定气粗。唯这兵多却足使人气粗。在讨卓军中，刘岱虽非盟主，却因兵多将广，颇有些颐指气使起来，连袁绍也要让他三分，别人自然

^①贶(jìn)：临别赠送之物。

更不在话下。刘岱刚才一番言语，明为忧心军事，夸赞曹操，实则暗寓盟主袁绍无能，不能统帅诸镇，以竟讨贼大功。袁绍也非痴人，岂能听他不出？只是在大众面前，不好反唇相讥，怕失盟主身份。众人见刘岱语中带刺，暗寓讥讽，哪个还敢言语，自去招惹是非？只顾低头喝酒吃菜，装聋做哑。好好一场菊花会，竟被搅得兴味全无，不欢而散。

散席回帐，袁绍越想越气，竟至夜不成眠，复又披衣起床，独自步入韩馥帐中。韩馥也尚未睡，正在帐中观书，见袁绍来，急忙起座相迎。袁绍坐定，忿然说道：“公山欺人太甚，我意未平！”

韩馥也有同感，叹息道：“兖州兵多将广，如之奈何？”

“绍闻部下纷纷传言，说黑山军又起，犯境扰民。我等不如移兵河内，既能远离这厮，又能威镇黑山军，保境安民。”

袁绍也自知兵微将寡，韩馥又事事不愿出头，恃己之力，难与刘岱抗衡，且这酸枣，也属兖州治下地盘，乃出此“走为上”的下策，谁知此议正中韩馥下怀，急忙拱手答道：“唯本初公之命是听，即时移兵罢了。”

次日一早，袁绍传出将令，冀州人马移兵河内，酸枣军事概由兖州刺史刘岱主持，以做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共偈洛阳之敌。刘岱闻讯，心中暗喜，却又不得不过来帅帐，假意推辞道：“盟主远离，岱学浅才疏，恐难独当此大任。”

袁绍负气道：“公山兄文韬武略，皆在袁某之上，不必推辞！”

说罢，即走出帅帐，传令开拔。冀州人马早已奉了韩馥

之命，做好了开拔的准备，一闻袁绍将令，即刻拔寨都起，浩浩荡荡，直奔河内方向而去。刘岱拈髯目送，洋洋得意，只有东郡太守桥瑁，闻知此信，心中甚不是滋味。

原来，这桥瑁祖籍睢阳，表字元玮，乃是一代名臣之后。其父桥玄，桓帝时任度辽将军，恩威并举，边境安康。灵帝初，迁官司徒，后又任太尉，官居三公之首，性情刚烈，政声闻于天下，且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有世交之谊，故而向在京师，桥瑁也与袁绍弟兄过从甚密，情意相投。昨日席上，刘岱出言不逊，讥讽袁绍无能，桥瑁便心怀不满，只因袁绍尚不肯回言，自己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今日见袁绍突然领兵北行，料知必是为昨日之事，心中甚是不平，于是披挂上马，秘密出营，带了几个亲随，赶来给袁绍送行，一直送出兖州地界，两人方各道珍重，握手言别，怏怏而归。桥瑁回至营中，尚叹息不止。谁知桥瑁身边，有一从事王肱，平日为人机警乖巧，办事干练，甚得桥瑁信任。今日为袁绍送行，这王肱也跟在身后。回至营中，王肱思之再三，暗暗打定主意，趁着夜色，悄悄溜进刘岱营中。

讨卓大军数十万，久居酸枣，不仅加重兖州吏民担负，且长久下去，也恐变生不测，妨碍自己统治，故而刘岱整日忧心忡忡，昨日酒后吐真言，谁知“歪打正着”，袁绍不忿，自引兵北行，刘岱心中好象搬掉块巨石，浑身轻松，正拥着几个歌妓，开怀畅饮。王肱在哨兵带领之下，来到帐中，跪在地下说道：“东郡从事王肱叩见刺史大人。”

刘岱见有人来，忙推开怀中美人，坐直身子，徐徐问道：“王从事不在桥太守营中，夤夜来此，有何贵干？”

“小人正有一事禀报。”

“有话请讲！”

王肱抬头看看，把头摆了几摇，又挤眼睛，又皱眉头。刘岱看出事有蹊跷，忙喝声“退下”，左右人役及歌妓匆匆退出帐去。刘岱这才说道：“王从事有何话说？但讲无妨！”

王肱爬起身来，凑到刘岱面前，低低问道：“刘大人与桥太守共事多年，可知其为人？”

“元玮恭尽职守，政绩卓著。”

“小人是说，他与刘大人您……”

“上下僚属，向无二志。”

王肱复又把眉头皱起，把头摇得象拨浪鼓，诡秘地说道：“刘大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

刘岱惊愕，急忙俯身问道：“此话怎讲？”

王肱上前一步，附在刘岱耳边，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刘岱听罢，“哈哈”大笑一阵，说道：“王从事不必多疑，桥太守与袁公向在京师，即为至交，临别送行，乃人之常情。”

王肱见刘岱不以为意，复又跪下说道：“刘大人，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肱见那袁绍临别谆谆叮咛，桥太守唯唯点头答应，二人脸上皆微露杀机，以故小人冒死前来禀报。”

刘岱被他说得满腹狐疑，思忖片刻，挥手说道：“王从事回营去吧，缓急之时，定然相招。”

王肱见再说无益，急忙答道：“全凭大人明断。倘有用小人之处，万死不辞！”

说罢，又叩了响头，这才爬起身来，匆匆离去。

是夜，刘岱雅兴全消，独自在帐中踱来踱去，反复思量：桥瑁与我相处多年，虽算不得至交，却也对我并无恶意，且其为人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甚得众心，在数郡太守之中，也好算得佼佼之人，岂能忽起异心？欲待不信，这王肱又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袁绍突然移兵，难道果是为我昨日席间之言，还是另有打算，与桥瑁勾连，设计图我？罢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主意打定，急忙传进中军司马刘晔，发下一支令箭，要他立即晓谕各营，今日夜间，人不能眠，马不离鞍，随时听候中军号令，立即行动，不得贻误军情；又火速派传令兵前去陈留营中，召太守张邈速来议事。

霎时，张邈来到。刘岱摒退众人，携手与张邈来至后帐，将王肱适才之言，细细告诉一遍，欲要听听他的主意。张邈问道：“依公山兄之见呢？”

“岱本欲不信，一是王肱亲眼所见，二是袁绍突然移兵，甚觉可疑，难道果为图我？”

张邈捋须沉思片刻，悠悠说道：“山阳太守袁遗，本是袁绍宗弟，如今再加一个桥瑁，两处人马，约近三万，一旦发难，外有渤海、冀州，内有东郡、山阳，公山兄与邈皆死无葬身之地矣！”

原来陈留与东郡本为邻郡，两家太守常为一些边境琐事产生磨擦，那桥瑁又处事认真，以至惹得张邈甚是不满。今日一番话，原是出于私意，谁知刘岱听了，直惊得变貌失色，急急问道：“啊！若非孟卓兄提醒，几乎铸成大错！为今之计，将如之何？”

“此事宜早不宜迟，免得内部兵刀相加！依邈之见，明

日设一宴席，邀桥瑁前来议事，就席间……”

张邈右手掌往下一劈，做了个砍的动作，微笑不语。

刘岱沉思片刻，痛下决心道：“好！就连袁遗也一并除了，免得后患无穷！”

张邈急制止道：“不可！倘王肱所见是假，袁遗无端被戮，袁绍必然气恼，若以盟主身份，发号施令，回兵击我，岂不乱上添乱！不若先除桥瑁一人，兼并其军，那袁遗孤掌难鸣，必不敢轻举妄动。”

“孟卓兄所虑极是。只是，这桥瑁素得众心，何言以对其部下？”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次日，刘岱命人摆设酒席，使传令兵前去山阳、东郡营中，邀太守袁遗、桥瑁前来会议军情。却说桥瑁独自一人，正在帐中闷坐，为袁、刘不能合力讨贼而摇头叹息，忽闻得刺史大人相召，还道果真是遣兵西进，急忙传下将令，要各营人马整装待发，自己只身前来赴会。

桥瑁来到帅帐，只见刘岱面南而坐，张邈、袁遗一左一右，分坐两旁。桥瑁打拱施礼毕，坐在袁遗下首。刘岱传令开宴。一时水陆并陈，杯盏齐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岱忽然举杯在手，面向桥瑁开言道：“桥太守东西奔忙，两面应酬，实在劳苦功高，来来！本州敬酒一杯，聊表心意！”

桥瑁闻言，十分惊愕，不知刘岱所指何事，也只得站起身来，举杯在手，开口问道：“刘大人所言何事？卑职实在不知，还乞讲说明白，以释疑念。”

“汝心中自然明白！”

话未毕，刘岱忽然脸色一变，“砰”地掷杯在地，大声说道：“还不动手！”

左右帐侧，呼啦啦拥出数十名彪形大汉，手持明晃晃雪刃，直向桥瑁扑去。桥瑁尚在惊疑，乱刀齐下，顿时扑倒。可怜一代名臣之后，糊里糊涂，死于非命，岂不冤哉？

变起突然，张邈心中有数，自然是不动声色，那山阳太守袁遗可就有些沉不住气了，看着桥瑁血肉狼藉的尸体，惊得脸色煞白，浑身乱抖，站起身来，结结巴巴问道：“桥太守究竟身犯何罪，遭此极刑？”

刘岱挥手示意，让袁遗安坐，然后温色说道：“此事与袁太守无干。这桥瑁交通吕布，欲里应外合，袭击我军。昨夜吕布派人下书，错投在本州营中……本州为防不测，不得不如此处置！”

袁遗听了，仍是将信将疑。桥瑁身首异处，已是无从质辩，也只得做罢，心中忐忑不安，举杯喝下几口闷酒，起座离席，回营去了。次日，打点行装，领了本郡人马，自回山阳去了。刘岱知他疑及自己，也不便阻止，任他自去。

却说刘岱见军汉得手，桥瑁束手就戮，心中得意，令割下桥瑁首级，用竹竿挑起，自己与张邈离席上马，径奔东郡营中，召集吏卒，大声宣布道：“桥瑁交通吕布，图谋叛乱，今已伏诛，咎由自取，与诸位无干……”

桥瑁手下军将们听罢，交头接耳，噉噉喳喳，脸上皆露疑惑和不平之色。刘岱见状，忙从怀中掏出一幅白绫，约有尺许，上面涂满字迹，高高举在手中，迎风抖了几抖，复又大声说道：“昨日夜间，吕布派人致书桥瑁，约其里应外合，袭夺我军营寨。下书人不识路径，误入本州营寨，被哨

兵擒获，搜出此书……本州不得不痛下决断，免遭不测！”

东郡兵将，哪里辨得真伪？也有疑的，也有叹的，也有骂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王肱站在一旁，暗自得意，也更佩服刘岱手腕厉害，表面上却是丝毫不露声色。

待兵将们平静下来，刘岱吩咐，东郡人马，直接听从兖州中军调动，郡尉范式、从事王肱暂理营事；又令将桥瑁人头高悬营门，示众三日，自与张邈等人打马回城去了。

三日后，从事王肱约了郡尉范式，趁了浓重夜色，共来营门，取下桥瑁头颅，来到乱葬荒丘，欲寻桥瑁尸身，一同掩埋。那范式原是一名小卒，只因武艺精强，胆气过人，屡建战功，被桥太守从行伍之中简拔上来，做了郡尉，掌管全郡兵马征戎，平日与桥瑁交情最厚，对于桥瑁的通敌反叛，心甚惋惜。三日前，刘岱命人将桥瑁尸身拖出城外，抛于乱葬荒丘。范式于心不忍，悄悄来到荒丘，用腰刀挖一土坑，将桥太守尸身掩埋，免得狼撕狗咬。

王肱、范式二人来到荒丘，范式挖开土石，把桥瑁头颅按放在尸腔之上，这才以手撮土，筑起一座小小坟墓。王肱又寻找一块方形片石，用佩剑在上面刻上“故东郡太守先玮桥公之墓”的字样，埋在墓侧。这一切完毕，王肱突然叹息道：“桥大人一生刚正，不知因何得罪于刘刺史，竟然遭此冤死？”

范式原本是个粗鲁军汉，目不识丁，只晓得服从命令，卖命打仗，哪里想得其他？今忽闻得王肱说出此言，心中一惊，急忙问道：“难道桥大人通敌是假？”

王肱故做姿态，咬文嚼字地答道：“书在刘刺史手中，